

河洛春秋——洛阳城门系列(9)

帝都城门,历史大幕;开合之间,胜败无数——云龙门下,魏主曹髦血染龙袍,曹家班谢幕;应天门上,武则天登基执政,女皇帝登台。城门里多少故事?城楼上几多风云?正所谓“城门城门几丈高?三十六丈高。骑白马,带长刀,城门底下走一遭”,让我们唱着古老的童谣,打开历史城门,说说其中的故事。

□首席记者 孙钦良

云龙门:天子喋血死,帝都鬼神惊

今天要说的云龙门,在历史上非常有名。自古,天子被阻城门之事,有多次;天子被弑城门之事,仅一次。这次,就发生在三国魏都洛阳云龙门。

曹丕上台,大力建设洛阳城

东汉末,洛阳像落难凤凰,被董卓扔进大火里,烧了。后来,曹操曾重修洛阳城,但动静不大,草草收工。公元220年,曹操病死,其子曹丕代汉称帝,国号魏,正式建都洛阳,开始大规模营建洛阳城。

曹丕建的洛阳城,仍在东汉都城旧址上,即白马寺附近那片区域。城市规模未超过东汉,大城(郭城)城门还是12座,其中西城墙上3座城门,从南到北依次为广阳门、西明门、阊阖门;北城墙上2座城门,从西至东依次为大夏门、广莫门;东城墙上3座城门,从北至南依次为建春门、东阳门、清明门;南城墙上4座城门,自东至西依次为开阳门、平昌门、宣阳门、津阳门。

曹魏洛阳都城,南北呈长方形,东、西、北三面城垣都不平直,各有几处曲折。

考古工作者在勘探时发现,南城垣已被洛河冲毁,西城垣留有4290米残墙,宽约20米,北城垣全长3700米,宽25米至30米,东城垣残长3895米,宽约14米,专家根据西、北、东城垣之长度,预测出南城垣长度约为2460米,整个曹魏都城周长约为14345米。

以上说的是大城,大城之内还有“小城”,也就是宫城。

宫城位置何在?以前曾有争论。这是因为东汉时期,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:南宫稍靠城南,位于龙虎滩村西北,群众称之为“西岗”,属政治中心,朝贺议政之地;北宫接近邙山,地处金村南面高地,地势较高,被人呼为“金銮殿”,是皇帝嫔妃寝宫。

两宫各有大殿,遥遥相对矗立,之间有御道相连,每十步一名侍卫,警卫森严。学者认为,曹魏当时没有利用南宫,只是在北宫的基础上扩建宫城,宫城位于城内北中部。

曹魏为何青睐北宫呢?原来,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时期,南宫是洛阳城中心,重大活动都在南宫展开。但从汉明帝(东汉第二个皇帝)开始,北宫逐渐成为帝国的核心,不但皇帝居北宫,政事也都移到这里进行。

宫城南北长1398米,东西宽660米,共有四个城门,南门也称阊阖门,门洞阙口宽46米,门两侧有高厚夯筑土阙,形制雄伟;东门称云龙门,西门称神虎门,北门称永明门。核心宫殿群都建在宫城内。



曹魏宫城复原示意图

云龙门,见证了帝王喋血

历史,将让一个年轻皇帝的血,飞溅于云龙门下。

话说魏主曹髦,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样,仗剑于车辇之上,昂首于风雨之中,率领300多名太监、侍卫,拿着各式武器,出宫了——他的对手,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。

王经匍匐在皇辇前,哭着劝皇帝回去。可王经的眼泪,没能阻止曹髦的战斗步伐,皇帝决定以热血捍卫曹家荣誉。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、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:20岁的青年皇帝刚来到云龙门,就迎头遇上司马昭派来的数千禁军。禁军首领是司马昭的爪牙贾充。

面对强敌,曹髦仗剑大喝:“吾乃天子!你们突入宫禁,难道想弑君吗?全部让开!”曹髦毕竟是皇帝,士兵一时惊慌,纷纷后退。司马昭手下成济问贾充:“这该怎么办?”贾充激他说:“司马公养你何用?正为今日之事也!”成济纯粹一个“二百五”,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刺去,曹髦没有防备,一戟贯胸,跌于车下……曹髦死时,大睁着眼,怒视着司马昭的令旗,质问着君臣颠倒的天下。那一刻洛水似乎止流,洛阳城死一样沉寂,云龙门见证了这一悲剧。

史学家感叹:天下之城门多矣,唯云龙门经历帝王喋血,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啊!

曹魏亡国,与曹丕大建洛阳城无关

《洛阳历代城池建设》一书中有曹魏宫城图。宫城甚小,南北长,东西窄,呈长方形,仅占全城总面积的1/10左右。

按理说,这样的建城标准很低,但史学家都批评曹丕大建洛阳城,认为他营建的规模和速度超出了国力

承受范围,激化了社会矛盾。曹丕之后,魏明帝曹叡又续建洛阳宫,臣民意见更大,埋下了曹魏短命的祸根。

其实在我看来,不管曹丕、曹叡如何建造洛阳城,俭省也好,浪费也罢,司马氏都要代魏自立!司马家族经长期经营,已是强大的政治集团

了,即使曹魏王室再勤俭,再节约,也无济于事。君不见曹丕提倡薄葬,生活俭朴,这一切“好举动”并未感动司马氏,他们还是要篡权!正所谓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也!

那么,让我们看看,司马氏是怎样夺取曹氏政权的?

不甘屈辱,20岁年轻天子拼死一搏

实际上,从魏明帝开始,曹家班就管不住司马氏了。到了曹髦接班时,曹家根基动摇,王室风雨飘摇。

曹髦天资聪明,是曹丕的嫡孙,魏国的第四任皇帝。他第一次出场是在公元254年,当时傀儡皇帝曹芳被司马氏轰出洛阳,司马氏必须再立一个傀儡,就选中了14岁的“高贵乡公”曹髦,让他火速从封地赶赴洛阳。

曹髦很明智,也很低调。他来到洛阳,看见大臣们站在城门两侧恭敬地迎接,就下车向大臣们还礼。礼仪官说:“按礼仪,君不拜臣。”他却回答:“我现在也是人臣啊。”到皇宫止车门前,曹髦再次下车步行。有人对他说:“你有资格坐轿进去。”曹髦却揣着明白装糊涂,说:“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,

还不知要做什么呢。”

看到曹髦如此谦恭,稳重又大方,人们为之一振,那些忠于曹魏的大臣想:如此少年英主,曹魏宗室或许有希望中兴!

曹髦上台,确实把中兴视为使命,他派人四下了解民情,平反冤案,惩治贪腐,他还克制自己,力求做明君,减少车辆和衣服开支,撤掉了奢华的器物。当时还有战事,他对远方将士进行安抚,还对阵亡士卒表示哀悼。

司马氏对此感到担心,警觉起来——本来要选一个傀儡,反倒选了一个英雄,这可怎么办?只有压制他,让他知道谁在掌权!于是,司马昭即使在平时,也穿着皇帝的龙袍,显示权威。

这有形的压力使曹髦感到耻辱,他“见威权日去,不胜其忿”。甘露五年(公元260年),曹髦召集近臣说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!我不能坐等侮辱,被他废掉!今日找你们来,就是要商量出宫讨伐他!”尚书王经劝道:“权力在司马家族已经很久了,满朝文武不顾逆顺之理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皇上的警卫部队数量少,装备差,怎么战斗呢?您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。”曹髦断然道:“我已下定决心,不可能更改了!大不了就是一死,死又何惧!”

这时的曹髦20岁了,英姿勃发,仗剑独立。他身体里流着祖上曹操的血,他要出击,要昭示:魏武帝的后裔不是孬种!

